

乡野春早

凌泽泉

我的老家，乡亲们把开春说成打春，双手要打开，农事要打开，泥土要打开，种子要打开，就连鸟儿的翅膀也要打开。

春风喜滋滋地钻进一一打开的怀抱里，春雨前脚跟后脚地赶到了每一棵草木的身旁。

春天睁开明媚的眼眸，从每一粒刚刚苏醒的泥土上深情地眷顾过，自此，泥土里突然汹涌起一股股快乐的暖流，草木的茎秆猛然间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舒坦，田园的关节开始一阵阵酥痒，麦苗的脸膛泛起了油油的亮光，就连油菜地的面容也一下子鲜亮。一株株庄稼就像离开家长看管的孩童，在春风中打闹，不时还拽着春风的衣袖，在田间地头兴奋地追逐奔跑。

被春风吹乱了头发的老农，顾不上抽完手中的旱烟，便肩扛木犁，踩痛窄窄的田埂，还不时甩动长鞭。细软的鞭绳在空中挽起一个结，瞬间又猛然抖开，一声爆破似的脆响，惊醒了土地的酣梦，也赶走了一步一回头不忍离去的寒气。

等待了一冬的犁铧，一头扎进微温的泥土，就再也不愿抬起头，贴身跟在老牛的身后，一个劲儿地扎着猛子。那些从犁耳上翻爬过来的泥条，目光热热地打量着这个簇新的尘世，露出了黑亮的小脸，似乎是在和初来乍到的鹅黄草木打着招呼。

闻着了新翻泥土的芬芳，鸟儿们纷纷跳下枝头，让翅膀鼓满新鲜的春风，一路飞奔到田间地头，一会儿俯身贴近老牛的脊背，叽叽喳喳地说上一段亲热话，一会儿又斜身向青青的麦地冲去，似乎要用剪刀似的尾巴，犁出一道道油亮的绿意。从云层里钻出来的日头，一头钻进油菜地里，一片片油菜叶儿赶忙张开嫩绿的小手，接住一缕缕明亮的光线，给自己镶上了一道道金边。

成群结队的彩蝶，赶集似的飘身而来，一会儿站到秸秆的顶部，活动一下筋骨，一会儿又跳到叶尖上荡上几个秋千。南归的燕子俯身掠过油菜地的上空，却在不经意间掀动了花蕾的开关，从此，这越冬而来的油菜枝叶间，冒出了一团团暖气，整个油菜地也一日日暖和起来，茎叶的手脚活泛了，一根根笔杆样的青茎踮着脚尖往上蹿，一串串花蕾拽着它的衣袖，争着用一簇簇镀金的花儿，播满茎秆的双鬓。

麦苗一向很低调，太阳赶来的时候，它就张开枝叶小心翼翼地捧着，生怕漏下一滴，夜晚，躲进星光怀抱里的它们，一声不吭地憋足劲儿，鼓胀着秸秆，拉长着叶片，就连向上拔节的动作也寂然无声。殊不知，内秀的

麦苗其实早裹紧细长的叶片，在里面悄悄装上一棒棒甜蜜的浆汁，只待春风一一掀开它们青涩的盖头。

在乡下，布谷鸟的叫声就是催促下地的铃声。铃声一响，农人们便一路小跑着赶往田头，让种子踩着铃声入土。开春之后，农人们是睡不上囫囵觉的，留了一冬的种粮像嗷嗷待哺的婴儿，迫不及待地张开双臂，等待着农人将之抱起，把它们安放到泥土之中。青椒籽、茄子籽、西红柿籽、韭菜籽、白菜籽、香菜籽、菠菜籽、生菜籽、扁豆籽、黄瓜籽……就如同一群孩子都到了入学的年龄，理应背上书包走进教室，玉米种、大豆种、花生种、棉花种、水稻种……就像择好了婚期，理当热热闹闹地出嫁。在人们的心目中，每一粒种子都是自己养育的子女，都要用全心的爱去呵护它们茁壮成长。

乡亲们懂得菜种的脾性，它们喜欢穿着鞋在旱地上奔跑。挑一块肥沃的土地，翻开泥土，揉碎土坷垃，将细密的土粒耙成一张张席梦思，然后把种子轻手轻脚地安放到床上，并给它们掖上灰粪织就的薄被，让它们躺进春天的胸膛，做一场温暖的春梦，然后再抬起头来，慢慢挺起柔弱的腰身，用满身的翠绿织出一段段青色的绸缎。

至于稻种喜欢玩水的习性，农人们就像熟悉自己的小儿乳名一样清楚。选一块闲了一季的空水田，犁翻泥土，耙平耙松，再铺上一层柔软的灰粪，浪上几个日头，待水清波平，农人们便把捂得微微开口笑的稻种轻轻安放到水床之上，并在种子们的头顶，撑开弧形的薄膜，生怕无遮拦的阳光刺痛了它们刚刚睁开的眼睛。

不安顿好种子，农人们是吃不香睡不着的，这些含在嘴里怕化了、捧在掌心怕碎了的种子，就是农人们一年到头的希望啊。

节气不等人，节气一到，种子们就要向田间地头出发，因为它们身负着发芽、散叶、开花、结果之使命，因为它们也有追随节气、张扬生命之梦想。

细一想，农人们又何尝不是一粒粒被节气赶着向前跑的种子，开春的风打他们的身边掠过，他们身体的关节经络瞬间活泛，他们的手脚开始痒痒，他们的双耳似乎听到了泥土里暖流涌动的声响，他们的双目仿佛看到了草木的悸动，他们兴奋地扛起铁锹，握紧锄头，肩起犁耙，一路小跑着赶往田地，迫不及待地要让自己的双脚扎进泥土的深处，去感知春的暖意，去体悟春的律动。他们恨不得把自己当作一粒种子，种进春泥中，种在春光里。

一把小刀

汪焰苗

彻骨的寒风肆意撕扯着我的头发，我几乎是被这股寒风刮进教室的。

还没来得及放下教科书，我赶紧拴好门。虽然教室两面的四个木窗已经用半透明薄膜蒙上，但是寒风还是可以窄着身子从窗隙中钻进来，从屋顶的瓦缝中扎下来。

尽管如此，看着课桌旁一个个朝气可爱的孩子，我顿时感觉温馨

上课不能说话，不能乱动呢！”

多么可爱的小女孩！我放下笔，“那妈妈呢？”“我没有妈妈！”小女孩盯着炉火，抿着小手，声音压得很低，“爸爸说，我出生后不久，妈妈就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了。”

我心里咯噔一下，靠近小女孩，握住了她的小手，放在火炉上。炉火通红。

“外面这么冷，爸爸去哪了呀？”我努力让自己的语气平静下来。

“上山打柴去了。我也要去，可是爸爸说要走很多很多的路，还有大灰狼呢！”这时，她停了一下，突然，好像想起了什么，“老师，那爸爸为什么不怕大灰狼呢？”小女孩从火炉上抽出暖和的小手，摇着我的手。

我抽出手，轻轻抚摸着小女孩的头，笑着说：“爸爸也怕，但爸爸不去打柴，就不能烧锅做饭呀……”

“不对！”小女孩果断地打断了我的话，“爸爸说，打柴卖钱是给哥哥打预防针的，也给我打针。老师，你不是说学生要打预防针吗？”

“哦？”是的，由于目前流感高发，昨天学校建议有条件的学生打流感疫苗。

看着眼前这么可爱懂事的小女孩，我仿佛看到在山间崎岖的小道上，一位中年男子正肩担着沉沉的柴火，迎着寒风，步履艰难地前行着……

收回思绪，看着小女孩纯净的眼眸，大大的棉袄，望着窗外操场上一个个快乐幸福的身影，我的眼睛湿润了。

“老师，你哭了吗？”小女孩看我愣了半天，忽然仰起头，拽着我的衣角问。

“哦！没……没什么！”我猛地回过神来，随手拿起桌子上的一把小刀，极不自然地哄着她，“你看，这把小刀，好玩吗？”

“咦！这不是我哥哥的小刀吗？”小女孩惊喜地接过小刀。

“哦！对！是你哥哥的！”我这才想起来，这把小刀是上个星期因为小黄用来刻画课桌而被我“缴获”的。

“找到啦！找到啦！哥哥再也不必用家里的那把大菜刀削铅笔了。”小女孩握着小刀，满心欢喜，“老师，我告诉你呀，家里那把大菜刀好笨好笨哦，哥哥昨晚用它削铅笔时，把手给划破了，还流了好多好多血呢！可是，哥哥一点都没有哭。”

“哦，是吗？对了，你刚刚说找到什么了啊？”我追问着。

“就是这把小刀呀！前两天我找哥哥要小刀玩，哥哥说小刀弄丢了。”小女孩闪着明亮的眼睛，若有所思，“老师，是其他同学捡到交给你的吧？那，现在可以还给哥哥吗？”小女孩眼神充满了期待。

“嗯，行！”“哈哈！太好了！太好了！”小女孩拿着小刀兴奋地冲出了办公室，银铃般的笑声飘荡在山村校园的上空。

一晃28年过去了，这银铃般的笑声一直回响在我的心头。



春色 方华 摄

暖和多了。

我稍微整理了一下头发，扫视一下教室，孩子们一个个正背着双手，安静地坐在座位旁，一双双黑亮的眼睛齐刷刷地看着我。打开课本时，我突然注意到黄瑞同学身旁站了一位小女孩。小女孩约莫三四岁，扎着两根可爱的马尾辫，穿着大大的花棉袄。能猜出她是小黄的妹妹。妹妹紧贴着哥哥，怯生生地盯着我，似乎正担心我会把她赶出教室。小女孩身上的棉袄极不合身，袖口还长出小手半截，显然是哥哥曾经穿过的，虽然旧了点，但是挺干净。

看着窗外呼啸的寒风，再看看小女孩冻得通红通红的鼻子和脸蛋，我怎忍心赶她出门啊！

课上，小女孩一直盯着我，眼神中透着警惕与害怕。随着课程的深入，我不时冲她点点头微笑一下，小女孩也慢慢放松了警惕，不时仰头看看身边的哥哥，偶尔冲我眨巴一下眼睛。这节课，她似乎也听得很认真。

下课了，看着小女孩冻红的小脸，我牵着她的小手回到办公室，让她烤烤火。

“这么冷，怎么还跟着哥哥一道来上学啊？”我一边批阅作业，一边问。

“爸爸走了，他说留我一个人在家不放心，叫哥哥带着我。”小女孩歪着脑袋，看着我，“爸爸还叫我

